

感动命运之歌

刘元亮◎著

罗哲文题

一首凝固的歌。

如果说建筑是一首凝固的诗，那么园林古建筑应是我们这群农民工用汗水、泪水，甚至是血水在谱写一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家一级出版社



感动命运之歌

刘元亮◎著

.....

罗哲文题

一首凝固的歌。

我们这群农民工用汗水、泪水、甚至是血水在谱写一首

如果说建筑是一首凝固的诗，那么园林古建筑应是一首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家一级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感动命运之歌/刘元亮著.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11. 2

ISBN 978—7—5087—3488—0

I. ①感… II. ①刘… III. ①刘元亮—生平事迹
IV. ①K828.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05381 号

书 名: 感动命运之歌

著 者: 刘元亮

责任编辑: 张耀文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

电话: 编辑部: (010) 66088776

邮购部: (010) 66060275

销售部: (010) 66080300 传真: (010) 66051713

(010) 66051698 传真: (010) 66080880

(010) 66080360 (010) 66063678

网 址: www.shcbs.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153mm×225mm 1/32

印 张: 16

字 数: 22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感动命运之歌

罗哲文题

国家文物局古建专家组组长、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专家委员会主任：罗哲文先生为本书题名。





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古建专家、北京古建彩画艺术研究会会长、新加坡东方艺术中心教授顾问、马来西亚文物保护高级顾问：马瑞田先生为本书题字。

自序

我将这个故事呈现在这里。我的内心没有激动，没有成功的快乐，却有一种从未体验过的踏实。建筑是一首凝固的诗，农民工用一砖一瓦一竹一木写成；建筑是一首永恒的歌，农民工用一沙一石一灰一漆谱就。

去年除夕，我扛着行李，顶着寒风，踏着积雪，往家里赶。儿子开了门，一脸的惊喜，马上扭头大喊：“爷爷，奶奶，妈妈，我爸爸回来啦！我爸爸回来啦！”然后抢过我左手的包向房里拖去；妻子微笑着过来接过我右手的包，关心地问道：“路上很冷吧？”老爸老妈争先恐后地从灶房奔了过来。年迈的老爸和我双手相握，轻松地笑道：“回来了，好！回来了，好！”体弱的老妈则拿着干毛巾拍打着身上的灰尘，踮起脚轻轻地擦拭着我肩膀和头发上的雨雪。接着，儿子将八仙大桌拉到堂屋中央，妻子将早已热了又热的菜肴一道道地端了上来。在一阵阵鞭炮声中，全家人就着热气腾腾的菜肴边吃边聊。

老爸痛心地说：“你堂哥包下那活，出了安全事故，给不了赔偿款，你嫂子撇下孩子跑到广东打工去了。你堂哥东躲西藏，落得个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今天上午来了十几个人，把他的家砸了个稀巴烂。”

老妈同情地说道：“王村有个包工头，包了一个度假村工程，自己得了病，没钱医治。要工程款人家不但不给，还派人把他打了一顿，现在还在医院里。往后这家人真不知道怎么过啊！”

妻子担忧地说：“赵家庄有个包工头要不到钱，爬上塔吊想自杀，后来在当地市委领导和新闻媒体的帮助下，工资终于全部兑现了。”

孩子天真地说：“我的好朋友小山，他爸爸包工程发了大财，在城里买了新房子，可大可漂亮呢！”

.....

这样的场景，对于农民包工头的我来说每年都是极奢侈极温馨的。

有时老妈也曾这样问过我：“你在外面这些年，真的就是一帆风顺吗？”我笑呵呵答道：“妈，我从小都没骗过您，是吧？我运气好，经常遇到贵人相助呢！”老妈这时也跟着笑了起来，很舒坦的样子。这或许就叫幸福吧！

其实不然。往事不能如烟，在我静心独处时，往事历历在目，教我难以入眠。

曾经为了追讨一笔工程款，10年了也毫无进展，不知跑了多少路，不知花了多少钱。

曾经做过许多优秀的工程，不但顺利地拿到了工程款，而且还得到各级领导的一次次表扬和嘉奖。

曾经穿行于大街小巷、车水马龙之间，承受着流行病毒感染、车轮碾过鞋边的危险；有时还要忍受着地痞流氓、黑恶势力的威胁和恐吓。

曾经在60多米高的不锈钢塔顶，顶着烈日，下料焊接，挥汗如雨。让地面的人仰望得心惊胆战，感慨不已。

这些故事我是不敢轻易告诉亲人的。因为我是男人，虽然腿上还沾着一点没洗净的稻泥。

是男人就应到外面世界去闯去搏，尽管头破血流，也应一往无前。

是男人就应让父母安享天伦之乐，不再为柴米油盐而发愁。

是男人就应创造一个温馨的家，让妻子安心地持家，让孩子高兴地上学。

是男人就应把痛苦坎坷当冰棍，把快乐幸福当甘蔗。冰棍留给自己，甘蔗送给亲人。

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

有一次，和一位同行闲聊。他说：“我们经受那么多酸甜苦辣，做那么多漂亮的工程，电视上好像从未见过。”

有一次，工程竣工，我在摄影留念。工人们围了过来，看到画面，简直不敢相信，兴奋地道：“好漂亮啊！可以拿到电视上播放。”

有几次，陪同客户登临中华楼。在雄伟壮观、古朴恢弘的中华楼前，他们被那些精湛的技艺所深深折服，称赞这是当代农民工最伟大的杰作，值得大书特写。

是啊！这些农民工太伟大了！他们回到乡村，能够插田割稻、挑柴担水；他们来到都市，可以砌砖盖瓦、堆红叠翠；他们是农村的顶梁柱，



他们是城市的建设者；他们能够吃苦耐劳，无怨无悔；他们渴求知识，需要尊重。

面对他们善良的面孔，辛勤的劳作，我很想通过某种方式呼吁全社会来关注他们的生存。这种想法如一粒种子在我的心田慢慢长大，终于长成了参天大树。我不忍砍掉，于是在一个炎热的中午，在这棵参天大树下，用我拙劣的文笔开始我的写作之旅。

一个飘雪的午夜，终于完成了初稿。当时我的心情有几分喜悦，也有几分惆怅。喜悦的是，我将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去为我们农民工做点什么；惆怅的是，白天我将冒着雪花去继续讨要工程款，晚上才能够修改文稿。不知道工程款是否可以要到，因为家里的工人们还在等着我给他们发工资呢。

腊月二十九，当我感觉到再等下去，还有两家欠我工程款的单位也绝不会给我一分钱时，才匆匆忙忙地踏上了回家的火车。家里的亲人们正在等我吃团圆饭呢！

在火车上，沿途上来几个和我同命运的老乡——他们也是一年四季在外承包工程的。因为彼此熟悉，于是在这拥挤的车厢里，面对面站着，诉说着各自的遭遇。

小石轻松地说：“我今年包了一个广场，工程款到昨天为止给了80%，基本上不欠工人工资了。市长和城建局局长都表态明年一定给完，所以，这个工程还好，我可以回家过一个自在年了。”大家替他高兴。

老吴叹气地说：“唉！我今年在一个鸵鸟基地做了40万元的园林工程，但只给了19万元。那个吕老板今年生意不好，赔了。银行的贷款还不了，我的工程款也给不了，现在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那些要工资的工人每天打电话催逼我，看来我只有先回到县城，找家旅社躲到初一早上才能回家。”大家替他难过。

小王兴奋地说：“出来这么多年，今年还算走运。我在一个村里修建了一个庙。那个村主任不但全部给完了工程款，而且还给了我一万元钱的奖金。”大家分享着喜悦。

老胡的头上缠着纱布，闷闷不乐地站在一边。大家问怎么回事。他旁边的小卢生气地说：“老胡今年被人耍了。一家旅游度假区先骗他包工包料，当工程开工后，甲方增加了许多工程量。后来，甲方只是把工人

的工资和他的部分投资付完，他自己做了大半年的义务工不说，还垫了图纸费和工人們的往返车费。昨天我和他去找甲方理论，双方打了起来，老胡头被撞伤了。”

小石赶紧劝说道：“老胡啊！别想不开。你好歹只是赔了一点图纸费和工人的车费，我们以前也遇到过这种事。你看，你比老吴强多了，他还有20多万元要不来呢！”

“来，我请客，大家喝一口，今天我们在车上也吃顿团圆饭。”小王说笑着，在过道里把行李箱放平，拿出一瓶酒，一袋花生米，一袋牛肉。

大家或蹲着或坐在自己的行李箱上，边吃边聊。看着他们欢笑地吃肉或痛苦地喝酒，我想起了很多很多。

.....

于2009年农历腊月三十



第一章

因为父母年迈体弱，不到 20 岁的李明辍学回家，挑起家庭重担。在忙完早稻插秧后，他随同村人去省城武汉建筑工地做小工。辛苦的劳动换来的是包工头无耻地克扣工资，他感到很困惑。

4 月下旬，对于江南来说正是春耕的大好时节。漫步于乡村田野，眼之所及是一片繁忙的景象。如果你是一位诗人，一定会诗兴大发，几千年来劳动人民的勤劳最值得歌颂；如果你是一位画家，此时正赶上时候，蓝天白云下犁田的老农、插秧的姑娘、河边的牧童，构成一幅绝妙的春耕图。

李明躬着腰，正在自家责任田里飞快地插着秧。被汗水湿透的衬衣紧贴着他单薄的身躯。脸上爬满了汗珠，他也顾不上擦。他的父亲李远山挑了一担秧走了过来，立在田埂上，将箕里的秧一把又一把地甩到田里，然后卷起裤管，准备下田。

李明扭头看见后，关心地说道：“爸，剩下这么一点了，我一个人能插完。您回去歇歇吧！”

“我来帮你一下啊！干完了大家可以早点回去。”

“不用。爸，免得麻烦您，我一会儿就插完了。”

“你也累了，我还是来帮你插。”李远山说着，又准备下稻田去。

“爸——”李明着急道，“我不累，要不您回家帮我妈把油菜子清理一下？”

“你这伢啊！好！好！我回去了。”

李远山挑着空箕往村里走去。

当晚霞铺满天边的时候，李明插完了秧。他来到河边洗净了脚，然

后坐在岸边休息。

由于他一直在学校里读书，所以也没留意家乡的山山水水。此刻他可以尽情地欣赏。他发现家乡是那么的美丽：绿树掩映下的村庄升起袅袅的炊烟，禾场上忙碌着收菜子的人群；碧波荡漾的田野里是正在忙着插秧的人们，还有那在小河边放牛的牧童。

看着那牧童，勾起了李明对往事的回忆，他想起了他的小学同学王涛。上小学一年级的時候，他和王涛被分到一张课桌上。从此他和王涛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一直到六年级毕业。他接着读初中，但王涛没有读。王涛的村子和李明的村子虽然相隔四五里地，但进入初中后学习紧张，从此两人慢慢地失去了联系。李明记得那时每年暑假，他都会约王涛牵着各自的大水牛，到前面的小河边，一边放牛，一边做暑假作业。热了，他们就脱去衣服，跳到小河里游泳。由于李明不太会游泳，有一次，他误入深潭，呛了几口水，被王涛奋不顾身地救了出来。李明很是感激，由此他们的感情更加深了。后来李明去新冶二中报到的时候，在汽车站遇见过王涛，得知他将去学泥工。匆匆一别，不知现在王涛怎么样了，他还在做泥工吗？

傍晚，昏黄的灯光下，李明一家正在吃饭。

李远山一边吃着饭，一边在想着什么。这时，他慢慢地抬起头来，问李明：“你今后有什么打算？”

李明：“昨天我跟起栋哥商量好了。他说他去武汉做泥工，管吃管住10块钱一天。我可以跟他在一起做小工，管吃管住，8元钱一天。先做小工看吧！”

李远山：“那你们什么时候走？”

李明：“明天上午。”

李远山：“明天上午？”

李明：“嗯！”

这时，李大娘从灶房端着饭过来。坐下，关切地问：“明，你能迟几天去吗？”

李明误会了，说：“妈，家里农活重活也没什么了，您和爸就放心吧！”

李大娘：“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看你以前在学校里从来没做今年这么



多农活，累得又黑又瘦，想让你在家休息几天。妈给你做好吃的，补补身子。”

李明：“不用了，我年轻。这点事还累不着。”停了停，又道，“妈，明天上午我和起栋哥一起走，还有村里许多人。”

李大娘：“你第一次出门，可要小心点，学会照顾自己。累了呢，请个假，休息一两天。”

李明：“妈，我这又不是第一次出门。在学校里不也是一个人在外吗？”

李大娘：“那可不一样。学校里同学们都单纯；社会上尤其是建筑队里，人心复杂，各种人都有。”

李明：“知道了，您放心！我对人家好一点，相信别人也同样会对我好的。”

李大娘：“但愿那样。也有少数坏人，知人知面不知心呢！”

李明知道妈妈一唠叨就没完没了，也知道这是妈妈的一片苦心。“嗯，嗯”地答应着，不再多说话，低头吃饭。

晚上，李明坐在床边，双手相对地放在跟前桌上。他在默默地思考：“目前在农村怎样才能改变现状呢？难道我就永远那样做小工吗？”

李大娘在李明房中就着灯光，正一针一线地缝补着衣服。她缝完了一件，又拿起一件，穿针引线，不一会儿又缝好一件。她把身边的几件衣服一一地叠好，放在一个旧帆布袋里，然后又拿起一个大蛇皮袋抖了抖，对正在沉思的李明说：“明，来帮一下。”李明赶紧过来，接过袋子。李大娘把旁边一床被子放在床上，展开，然后叠成圆柱形，抱起，对着李明引开的蛇皮袋口往里塞。李明看着妈妈做着这一切，内心涌动着无限的感激。他在心里说：“妈，您为了这个家，操碎了心！您看您也是满头白发了。”

李大娘专注地塞被子。她塞好后，抬起头，看着发愣的李明，和蔼地问：“明，怎么啦？”

“妈，没怎么，您去休息吧！”李明微笑地答道。

李大娘关心地说：“你也早点休息啊！”说着，回过头走了出去。

望着妈妈瘦小的身影，李明感慨万千。

第二天，坐了不少人的大客车停在村口。车门处站着几个人，有同村的叔伯们、兄弟们：继平伯、继龙叔、起栋哥、起梁哥、本生哥、本军弟等。起栋站在车边，东张西望，正焦急地等着。这时，他看见李明拿着行李，赶紧飞跑过去，帮他拿蛇皮袋。当他们挤上客车时，车子已发动了马达，即将启动。

李远山夫妇远远地赶过来。李大娘手里拿着个红色方便袋，不知里面装着什么。近了，李大娘高喊着：“明、明、明啊！”

李明探出头，“哎”了一声。

李大娘将方便袋递过来，“拿着。”

李明接过方便袋，打开一看，十个热鸡蛋，象征着十全十美。他赶忙想递还给李大娘。

李大娘缩回手，坚决不要，说：“拿着路上吃啊！”

此时，车已启动了。李明“嗯”了一声，赶紧缩回了头，望着父母。

送行的人群目送着车子卷起一股烟而去，才三三两两地离开。李远山扶着老伴回过头，缓缓地向家里走去。

省城武汉，被称为全国三大火炉之一，此时，已进入6月份，其温度可想而知。

李明所在的工地是一栋12层框架结构的楼，前不久已封顶，现正进入装修阶段。李明的任务是筛沙子，有时也帮着和灰、提灰。此时的他正在面对着如山的沙堆而埋头一锹一锹地把沙朝筛子上面甩去。一顶安全帽扣在他的头上，使得他原本很热很瘦弱的身体汗如雨水。他的上衣是湿漉漉的，看不到一点干的地方。然而今天的他必须把眼前这堆沙子筛完，因为工地上粉刷急等着用。工头就把这堆沙子20元包给他，今天筛完就挣20元。这相当于平时两天半的工资，他当然高兴。他也想过：吃点苦，中午不休息，晚上加班，干完这活是没问题的。

中午的太阳火辣辣的，照得人眼睛发花。工人们大都躲在工棚里休息，工地显得寂静了许多。李明和4个工人分别承包了筛沙任务。只见这5人在那儿默不作声地挥动着铁锹。沙子落在筛子上“刷啦啦”地响，使得此时的工地有了一点点生气。

工人石志强狠狠地甩了几铁锹沙后，停了下来，用毛巾擦了一下汗，喘着气，环顾着左右，像是自言自语道：“受不了啦！受不了啦！实



在……”他的话还没说完，突然看见李明摇晃了一下身子，铁锹停了下来，接着用铁锹支撑着身体。

石志强丢下铁锹，边跑边喊：“李明，你怎么啦？李明，你怎么啦？”他三步并作两步冲向李明，一把抱扶着他，问道：“你是不是中暑了？”回过头来对着旁边的工人喊：“李明可能中暑了，大家不要干了。太热了，把他扶到阴凉地方去吧！”

大伙儿放下铁锹，围了过来。李明一边喘着气，一边把微闭着的眼睛睁开，对大伙儿说：“没事，没事。”大家不放心，还是扶着李明到工地旁一个阴凉通风的地方坐下。不一会儿，石志强拿来一碗水，几颗仁丹丸，让李明服下。

闻讯赶来的起栋、起梁问起李明。李明微笑着说：“不要紧，不要紧。”

起栋、起梁才舒了一口气。起栋说：“以后要注意点，武汉不比家里，热起来特别厉害。我以前还见过工地上的人因热病倒的现象呢！”

李明赶紧笑道：“没那么严重吧？”

起梁接道：“不严重？真正热的日子还在后头呢！”

李明道：“好，好，好！我以后多注意点。另外不要把这些事情说回去，免得我爸妈知道了担心。”

起栋“嗯”了一声和起梁一起走了。

晚上，工人们或休息或去逛街，四盏太阳灯照得工地如同白昼，几位筛沙子的工人仍在埋头干活。身体已经略有恢复的李明也在艰难地干着，甩沙的力度似乎没有平常那么有劲，但他仍然一锹又一锹地把沙子甩到筛子上，那种顽强、执著的样子让旁人看了不得不感慨。远处，起栋扛着一把筛子、一把铁锹过来了，起梁也跟着过来了。他们来到李明的旁边，分别支起筛子，帮起李明来。李明见状，赶忙说：“别，别这样。你们也累了一天了，你们休息吧！我能行。”李起栋说：“不要客气，快点干吧！争取在半夜12点之前筛完这堆沙子。”李明见拗不过他们，只好作罢。低下头，使劲地甩动着铁锹。

远处各种霓虹灯闪烁着各种各样的广告：春兰牌空调、新飞冰箱、海尔冷柜，街上的车喇叭声和嘈杂声混和着流行歌曲不断地传来。

由于9至12层同时抹灰装修，分别包给4个小分队，而只有一台塔

吊提灰，所以供不应求。各层都有师傅们的吆喝声：“灰呀！灰呀！”此起彼伏，一些小工忙得汗流浹背。塔吊像一个疲惫的工人慢悠悠地将泥灰提起，依次一层一层地倒在各施工洞口。然后，各层小工把灰装上车，推到各个房间。

李明此时正把塔吊上的灰倒完，准备拿铁锹把灰装上车，却听隔壁有人喊“灰呀！”接着又有人喊“灰呀！”他赶忙拿起4个灰桶，摆在面前，然后一锹又一锹把灰装满，放下铁锹，拿起扁担挑起，快步走向隔壁。放下担子，接过两位师傅的空灰桶，放下。然后，举起桶来分别给两位师傅送上，一手提着灰桶，一手拿着扁担，返回小车旁。他迅速地给小车装着泥灰，但还没装满又听得远远的声音“灰呀！”他不得不再快速地装了几铁锹灰，把铁锹往车上一放，推起，灵活地穿过施工洞和门，来到刚才喊灰的师傅房间，放下车，又迅速地三两下装上两桶灰，举起，一一递了上去。边喘息，边擦脸上的汗。还未擦完，又听到一个房间里传来“灰呀”的声音。他连忙倒掉车上的灰，毛着腰，推着车，对准施工洞向外冲去。

王会计的宿舍门口聚满了人。原来，今天是发工资的日子。

李明一边等候，一边盘算着拿到工资后怎么用：上个月自己算来算去应该有320元的工钱。除去以前借支的10元，还有310元。虽然辛苦了点，但还是有报酬。毕竟这是出校门第一次出来挣钱，第一次领工资，所以内心不免有些激动。这310元我该怎么用呢？首先得寄回去280元。因为家里今年的农业投资化肥、农药等都是向别人借的钱，弟弟的学费还没给，父母在家生活也需要钱，剩下的30元呢？自己得买两双鞋换着穿，就买那种最便宜的解放鞋吧，8元1双。还有14元，这14元就买些生活必需品，牙膏、本子等。笔自己有，牙膏和本子共需4元，那么剩下的10元留着以备急用。他计划着，憧憬着，想到弟弟的学费可以交完，家里买化肥农药借的钱可以还一点了，还可以还往年的陈账，不禁心中一阵阵喜悦。

现在该轮到李明了。他凑近王会计窗前，轻声地说：“我叫李明。”王会计在工资表中依次寻找着，一会儿终于抬起头说：“你是做小工的吧？这个月的工资在小工中最高！”李明听了一喜，脸上露出灿烂的微笑。王会计说着，把工资表递过来，同时递过来一支笔，说：“在这儿签



个字。”指了指工资这一栏。

李明一看工资，怎么是280元？他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再仔细地看了一下，没错，还是280元。禁不住问：“王会计，怎么是280元？”王会计一愣，有点怀疑自己是不是为他多算了工资，赶紧说：“让我看一看，让我看一看。”说着拿回工资表，悄悄地拉开抽屉，把以前的底稿拿出，又算了一遍，确信没错，才把底稿放回抽屉。然后不放心地问李明：“怎么？多给你算了工资？”

李明：“没有，只是我觉得少算了一点。”

王会计：“胡说！谁给你少算了一点？年轻人，刚出来，说话也不注意影响。”

李明：“我不是说你们故意少算的，也许是计算有误。”

王会计：“行了，行了。”显得很不耐烦，“你不要仗着你读了点书，就能胡说。我做了20多年的账，难道有错？小子，我做账时，你还没出生呢！”

李明：“您怎么这么不讲道理？”

王会计：“我不讲理？小子，你听着，今天我不跟你计较，看你是新来的，不懂事。你这字签不签？不签，我就让后面的人领工资啦！”

李明无奈地签了字，拿了工资往回走，碰见起栋。

起栋见他一副不高兴的样子，问道：“你怎么啦？”

李明道：“我算我自己的工资是320元，而工资表上却只有280元。我怀疑他的账算错了。”

起栋：“哦，这样吧！这个道理我慢慢跟你讲。我去邮局汇钱回家，你去吗？”

李明：“正好，我也想去。”

起栋：“那我在路上跟你边走边说。”

李明：“好吧！”

他们出了施工门，直朝邮局而去。路上起栋说：“你今天亏了40元算是好的，我们大工比你亏得还多，上百元呢！有的甚至还不止。这些不是王会计的问题，而是工头老陈捣的鬼。他把我们亏了，我们也没办法。得罪了他，我们到哪儿干活？你去找他理论，他会说你这个月今天怎么没干多少活，明天夜班只干一会儿，都不能计工。一扣下来，说不清还不止那40元。你一争论他甚至理比你还多，比你还凶，只好认了

吧！我们每月能发工资就不错了，有的工地一年到头都很难见发工资，甚至白干一年的都有。有的地方干完一年后，老板跑了，你找鬼要去？”李明听到这些，终于明白了：原来起栋每年逢年过节还去老陈家送礼，原来找活是那么的艰难。去年听说老陈家盖新房，起栋几个人还去帮忙了好多天，不要工钱。听说老陈家乔迁之日，他们几个还送了一份厚礼呢！他们是巴结老陈，以免日后断了活路。这就是生活，这就是现实，这是学校里永远也不会发生的不公平！他的内心哀叹着。

到了邮局，李明填了个汇款单，起栋看了看说：“你总共 280 元，怎么一下子汇 270 元啊？在外面，随时都有可能用钱的啊！你总该留四五十元吧？”

李明道：“不用，我尽量节约点。”

起栋：“再节约，也不能苦自己吧？”他指了指李明的鞋，“你看你这鞋，都破成这样。赶紧买两双，干活没有一双好鞋，可就麻烦啦！”

李明：“没事，没事，我还有 10 元呢！我去买一双鞋，还有余钱呢！”

起栋“哎”地叹了一口气，不再说什么。

经过 4 个月的紧张装修，一栋集经商、住宅为一体的 12 层大楼即将竣工。工人们仰望着这栋大楼：漂亮、美观。它和旁边的彩条布工棚比起来，是那样的不协调。不过，工人们心里也知道，住工棚是自己的命，只有认命！能够每月把那几百元工资领到手已经不错了，怎敢奢望住这么好的高楼大厦呢？

工地再过一个星期就要撤人了，这是工地上所有工人都知道的消息，李明也知道。那么，下一步，去哪儿干呢？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该怎样去找活干呢？前一段时间，李明上街去买东西，路过大东门时，看见许多民工或坐或站在路边。面前摆着个抹子、刷子之类，而且还有一个小牌，上面写有“装修”、“做家具”、“做油漆”之类的内容。他们是通过那种方式揽活的。我该怎么办呢？10 天前他跟家里打了个电话，听电话里爸爸的声音支支吾吾的，有点不对劲。他追问爸爸，家里发生了什么，爸爸说没什么。但他有一种预感，正想第二天回家看一看。不巧，起梁因回家，这天来到了工地。李明赶紧去打听，才知，原来家里因去年借了人家的钱给李明读书的，现在没还人家，人家上门讨债，而且说

